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像象述卷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菽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華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像象述卷八

明 吳桂森 撰

兌亨利貞

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巽柔在初所以配震而成始物之事兌柔在上所以

配艮而成終物之事故兌于時為秋正得秋而萬寶成萬物告成于秋兌成之也由此言之巽初一柔是造化所以發舒陽氣之妙用故曰風以散之兌上一柔是造化所以收斂陽氣之妙用故曰兌以說之此在上之柔為天之澤秋至而露降兌澤也露降而華者寶穎者粟澤之說萬物也其所以為說者不是說此一柔只為這陽氣完足在內得柔來相感相和陽氣愈加充實凝結所以說是兌之為兌全以剛主柔

柔為剛用也只是這柔不如巽之順陽却乘而在上  
若沒有陽剛在內作主一柔來都是陰消氣肅殺氣  
如何得成物此為毀為折皆兌也兌有亨道而非利  
貞則不亨所以最可喜是兌說最可畏亦是兌說  
兌利貞乾曰利貞者性情也情之最難貞莫如說如  
何方得貞情而歸性方得貞得貞之說說皆生意不  
貞之說說皆消機如何方得性其情剛為主而已故  
彖首提剛中而柔外剛中天理主之于內而柔順之

于外則其說也都是天理內自然妙趣安有所謂非道之說何貞如之是以說而利貞則順乎天而應乎人因為這說從天理至當人心真好處流出也所以說之妙直到勞民而忘勞犯難而忘死人情所惡莫如勞與死到勞與死都是說這不是得乎天理之當合乎人心之安如何有此這樣情真是至公至正通乎天下之情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如此之說謂之性情象中不釋亨順天應人其亨大矣 巽柔在下從

初要他順剛故曰小亨曰見大人從頭就小順大兌  
柔在上到底要他從剛故曰柔外曰民勸到頭是大  
得小其義一般處得上下兩柔則女道盡歸乾道八  
卦之事始畢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  
互相滋益

澤說萬物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要前後相麗猶風  
之言隨也君子人資己已資人朋友相麗也既講之  
又習之講習相麗也麗方得流通方得浹洽便自然

說 樂莫樂于朋友朋友之樂莫過于講習故麗澤

為說然說以利貞講習而不以貞何說之有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剛中為孚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上承九五

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暫卜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慈柔邪也

九五孚于剝陰能剝陽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兌六爻兩卦相對者方清和與商相應二五以孚應來與引相應所難貞者兩柔能貞之者有孚而已

初曰和兌說莫妙于和利物足以和義必其說以義為說纔得和人說意初動多是天理所以初為和兌更无第二念夾襍曰行未疑也四應初雖亦外卦始爻却涉應用于說是第二個念頭人情易在此處差所以商兌未寧商者何五音有宮後有商第二音也

聲莫和于宮初是次而有商商以協宮也必商音和宮

音方益和然商畢竟不易和以商乃宮之一變也人情初念和

第二念未必和商兌也必得商兌和則初為真和然

再念畢竟不易和所以未寧謂不定也正要在此處

介得分明蓋商者傷也于行屬金極易傷和所以商

便是疾于此分別得清只做和宮之商不為乖宮之

商所以有喜也本義云商度只為有兩樣所以要商其義亦同介與初之疑

相應大抵人說意從外感來者多是商兌兌卦之言

宮商猶巽卦之言甲庚所包者廣 古祭天地宗廟  
不用商音 二五相孚二信得可說者只有這中正  
道理故孚兌之吉信志也二之孚孚五而已五居位  
必合一卦无不孚方見中正之極故于孚于剝何為  
剝凡說以情動人見為至可說者皆消滅中正之理  
者也這不是說中有病皆緣剛中之理未足若真是  
理之至可說即是情之至可說所謂孚于剝也此其  
得失間不容髮所以有厲只看天地間萬彙或遇兌

澤而結實或遇兌澤而摧落何也其摧落者必春夏  
之生長陽氣先不足故也此受剝者也其結實者則陽  
氣充實故也此孚于剝者也碩果經霜露則愈甘松  
栢當凋落則獨秀如五之剛中正位真是愈剝而孚  
如勞民犯難似乎大妨說意而卒之民勸成天下大  
說所以利貞之說如此剝或指上六或無  
三上俱不必泥三來兌與  
上引兌相應柔欲其在外三則居于內此內藏之說  
意也只怕有以來之來者以此說意來作主也如此

便有浸淫之勢不滅正不止所以凶不當在內而來  
之曰位不當也上乃在外之說引者謂其所引動也  
引動則逐而必流之勢蓋說意難防到底易于滋蔓  
引之則日長終于失正所以曰未光見得非貞到底  
終不得光大也來與引非說中本有皆人自生之病  
利貞者貞此而已

總 初和全無染著之本心四商當機慎擇之決斷  
皆得于中者也三來根心當拔之私情上引末路難

祛之牽繫皆剝中正者也以此辨說貞不貞了然矣  
巽發育生長无巽學入手无變化之門兌收斂結  
實无兌學到頭无歸完之局然生長中有裁成方是  
真變化此先庚後庚巽之全功也收斂中轉生成方  
是真歸完此孚于剝兌之全功也六庚完震孚剝完  
艮成六子全功 大有曰元亨兌曰利貞大有大明  
終始也兌各正性命也却好乾道完成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  
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序卦說而後散之人心體以巽風來鼓動何等發越  
暢快所以散而成渙人心體從兌說流行自然條理  
準繩所以止而成節二卦坎了手工夫也 首局乾  
坤既闢六坎為始中局蹇解居後震艮合坎也末局  
渙節居後巽兌合坎也一部易始終完此心學 坎  
是心體何以為險只為一點乾剛落在形氣中一時透

不出所以有險若通得這一剛透險而出此心便是乾坤

全體

華認卷曰坎中畫  
透出便是全乾

何以通之能通之者巽風也巽東

南生氣天地一團仁德和風所以生養萬物都是巽風坎

本北方易于寒沍凝結心體一凝滯都是險陷惟有東

南和氣一到凝者自化結者自解故東風至則凍開開

則散散則離

謂不  
結聚

渙然融釋所以為渙人心到凍解冰釋

通身生氣流行何等融洽泮渙故渙天下第一樂趣

渙曰散險者開散也又曰渙離也險者脫離也都是



形容心體流通妙境所以渙自然亨以坎中之剛來而居內為剛而不窮蓋不通則窮便成了險通則不窮便出了險坎剛得巽五通之來而不窮也巽柔在上四既得位五得剛中上又與五同德能以剛通坎中之剛故曰上同

二句際承  
一氣貫下

剛中通得上下所以成

渙所以亨也得位者五能以五之中通二者在四故特提柔字大概巽之下行力多在四 巽之通坎其默感默通有不期然而自然妙處故舉王假有廟以

象之蓋天下感格人心不疾而速者无過假廟之事  
故王者一行假廟之禮則人自興起孝親之思舉世  
風動只為這一點尊祖敬宗之心原是人心中本有中  
正之王以此風之于上自然默通于下故曰王乃在  
中其感其應皆在中之感也坎險不通便有險坎險  
一通便是利濟天下大用坎而遇巽何所不通如大  
川而濟之以木乘木濟川无所不利故曰乘木有功  
舟楫之利  
取諸坎 巽乃生木故其利无窮如此曰在中曰有

功何利貞如之 假廟之事天下人心不期同而自

同所以為萃天下人心不期通而自通所以為渙

坎在艮山之下 蒙 為初出之泉在震雷之下 解 為大

注之雨遇兌肅以收斂之則成困遇巽風以開通之  
則成渙到渙而險者盡化心得其為心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東風解凍渙象風行地上无為而民自服所以為觀  
風行水上无為而下自通所以成渙郊社以享帝立

廟以事親正風動人心妙用也 木本水源之思人  
人所自有故享帝立廟取諸渙木本水源之感人人  
所自喻故先王于渙以之享帝立廟知其義者治國  
如視諸掌乎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風水相渙坎要承受得風故內三爻以向五為義巽

要通徹得坎故外三爻以風下為義 坎之通于巽

在九二剛中通之者在五之剛中初在下去五遠无

由得通必藉二以通所以用拯馬二剛馬壯之象用

拯之法只有順二故曰順也 二剛來得中坎為輿

則二有机象机即軌

音凡在車中心  
鈎衡以駕馬者

軌奔則輿行二

奔則險出

撰震  
能奔

所以悔亡亡險之悔所以得願得通

之願也

初馬二机  
語脉相因

三坎柔近巽身承巽風通身凝滯之

私一經巽風盡從消釋渙躬之象又曰无悔悔而无

則險意盡化不特悔亡已象云志在外人多內見一  
身所以難得外通志在外方是渾身生氣流通所以  
成渙躬渙躬方是心體真通透故初與二不言渙到

三方言渙

凡不有其身而上從者皆  
曰志在外否初咸初是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能散其小羣以成  
大羣使所散者聚

而非丘則非常人  
思慮之所及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四巽柔主爻行五之令于二者全在四能通上下成

渙渙羣之象應初則能通初近三則能通三兩柔爻

通則全卦俱通所謂渙小羣成大羣陰小陽大故元吉而

云光大也然四所以風下者全以五之中正合天下

之人聚而歸五之中正渙有丘也丘高原之象撰艮為丘

渙有丘則坎出无復平昔之險而匪夷所思矣坎心為思

夷指初也豐曰夷主四初同柔等夷也初在下則又夷而

下者也坎流易下惟從剛則登而上矣出乎坎登乎

五謂之有丘有丘則不獨二奔三渙初亦得其拯向  
下心思盡從解釋而成渙矣匪夷所思也莫難通如  
初柔以夷而在上之故初渙方成其渙羣故爻中申  
明此語 五為在中之王所以風天下者皆是五之  
命令故王之渙在汗其大號汗者心之液汗其大號  
則皆從心中流洽周遍天下更无不與人心流通及汗  
意不相切又曰渙王者通天下為一身一家有一處  
一人未歸風動終不成廣居惟汗其大號到人人通



徹无一毫阻碍方是王居无外氣象八荒我闡之意也如此方正得在中之位曰正位也 渙羣之義人只為形骸之見未通便以同乎已者為羣不同乎已者為非羣這羣何勝其小以此身為天下大公之身何同何異這羣何等樣大所以小羣渙便是大羣无

層

意渙羣以一已通天下也行命者之事渙汗通天下

為一已也出命者之事兩爻通于一 上九與五同

德巽到上巽之極致則渙到此渙之極致渙其血對

躬言也人一身有凝滯其私易解這病易見身中之血氣有凝滯其私難解這病不易見巽入到上九入之愈深方纔這血氣之私亦一掃都盡這些身中之害方纔得去而遠遠而出故曰遠害也去巽出三字一步遠一步害盡去方是渙之成功故以要終焉 大凡上文要另一法看總有四樣有進一步為義有出一格為義有反言以盡其變為義有究言以詣其極為義此文究言其極者也

總工夫說到渙心學无餘事矣心不通不活用拯

馬借資于人以通之也。奔其机，用力于己以通之也。這要身親實受，謂之渙。其躬又要得所向，往謂之渙。有丘夫然，則心廣而體胖，亦四通而八達。一己之私不期遠而自遠，不期去而自去矣。此渙血也。心而非血，氣之心何妙如之。看來所謂渙者，只是去一己形骸之見而為天下大公之見，便是凍解冰釋，爻中所云不同不出，此兩項從一己起見，謂之小羣，謂之血氣之私，謂之害。這都是下流一路所當拯與遠者也。

從大公起見謂之大羣謂之王居謂之有丘這都是  
上達一路所謂光與大者也隨爻象命名其實一理  
在觀者會通之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之氣出而發育為震為離入而收斂為兌為坎

此天地之節也所以水澤為節渙自坎而巽心之出  
機流行發越所以達心之用節自兌而坎心之入機  
節制謹凜所以還心之體故渙後受之以節節者天  
地自然之節奏即人心自然之品則惟節然後知一  
規一矩皆吾心中故物循規蹈矩都是心體中自然  
之說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節也節坎剛上兌  
柔下上下兩分而得其均平則剛不凌柔柔不蝕剛  
有截然不相紊者矣而剛得中又正位則截然有辨

中有一定之極以為之主宰者此所以為天然之節而其道自身蓋分而辨則節之界限了然辨而得中則節之至理確然原无一毫勉強節所以為貞若不

是天然之中就是節所當節亦未免過而苦矣苦則

難貞何以能久節之窮也說以行險下則提明節之

妙妙于通惟通也然後成節見節原无窮通

坎為通 兌

說在內卦人心最易縱而難防易流而難制者此一

點說意惟說以行險時時見得險在前則一步不敢

肆自成隄防謹凜是節之成成于坎中九五也蓋以  
此剛中正當位惟其當位分明一个天理極至之則  
惟其中正這天理極則即是人心自然所以節處正  
是通處千感萬應界限森嚴却自天機適當則險處  
仍是至可說處所以節而通也以通字對節說纔見  
得節中正之妙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不有秋冬收斂  
必无春夏發生天地之氣以節而通也聖人制度不  
有名分等級之節必不免傷財害民是聖人之制節

以節而通也向非中正如何得節而通則節之所貴  
一中而已矣說以行險所謂和而節以禮之節也中  
正以通所謂發而中節之和也 坎在震上為盈滿  
之屯雲在艮上為得止之蹇水在巽上為養而不窮  
之井泉在兌上為通而不溢之節水到節之通而水  
亦无險可言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則水非橫溢之水

澤氣  
飲水

澤為通行之澤節



象多寡有數長短有度此有定則而可循者也德行  
從心而行此不可以定則尋者也惟制數度以議  
德行此為有節之德行而不窮之數度也 制數度  
坎法之象議德行兌和之象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居節之初未可以  
行能節而止者也

象曰不出戶庭

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當可行之時知  
節而不知道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

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

作无所歸咎

當變通其說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六爻每爻中有個自然之節初在下不出初之節也

得其節不出就是通故象謂之知通塞二有位能出

二之節也不出就失了時極極即中至當處也二之

剛中宜不至失以切近三柔又坎在前所以有不出之象六三雖不節知嗟就是知節所以人不得而咎之四安節只是安心順五之中正故曰承上道也九五中正以通所以獨稱甘甘正是中心可說處中節之和也又要尚往蓋往方是不窮而通即坎之行有尚到甘節全是天理流行无所往不是天理用事入夷狄患難俱自得所謂往有尚也上則過中而苦然時當其過不得不苦故苦亦節也所以雖凶而悔亡苦字

正與甘字相較

勘若節貞凶悔亡與過涉滅頂凶无咎同例

戶在門內所

以居身於此不出是謹密其身之道故无咎門在戶

外所以通行于此不出是閉塞其身之道故凶兌口

風波節之最難須從起處謹慎當不出而不出塞所

以為通也兌澤說物流通為貴須要人已流行當出

而不出宜通而塞失時行之極矣三正是兌口極易

不節一失便嗟猶是失中有節可以補過之法也則

字來得緊 一甘一苦事若相反其道相成位不同

也甘則通苦則窮君子不貴窮亦不諱窮故甘可以律已亦可以律人苦不可以律人而猶可以律已人苦其苦我甘其苦雖苦亦甘也所以悔可亡是以時通則通不可无甘節之正時窮則窮亦不可无苦節之貞古之人如西山之餓朝鮮之行皆苦也即皆甘也即至窮而不食嗟來苦而苦矣然與乞墻壟斷不大相徑庭乎此之為悔亡

總 六爻界限分明可以觀數度隨時處中則君子

之德行也 心體到渙百脉皆通心量之廣大无不  
遍滿得巽風開蕩之力故渙離也心體到節周身矩  
度心極之自然无不妙合得兌說安止之則故節止  
也此為心學全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  
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

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  
象也又下說以應上工巽以順下亦為孚義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  
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

中孚巽兌了手工夫中孚二體皆柔其孚也以剛中  
剛主柔也小過二體皆剛其過也以小有大者以用  
小而過所當過也亦剛主柔也先天圖巽兌與乾並  
在上蓋坤上交乾成巽兌故女道所以經天巽者何  
也即天理中自然一段巽順也兌者何也即天理中  
自然一段和說也故所巽者巽此天所說者說此天  
卦有兩體所為天者无兩體剛中一畫天體也巽兌

合爲孚孚之以剛中故命爲中孚中孚者一天之自  
然相孚所以彖傳中特明應天二字 卦以二五得  
中爲孚則孚者剛也然惟兩柔在內但有順從並無  
間隔所以二五得成其孚柔雖在內所以孚乎兩柔  
者則得中之剛也故先提柔在內而即曰剛得中爻  
勢重在剛中中者人心之天是也巽以中說以中則  
全是一團天理用事豈不成孚孚則何所不感通蓋  
說在內根于中心者也巽在外露于形現者也根心



與形外者一中相孚真是自身而家家而國措之天

下无不通故曰孚乃化邦也

孚字根  
巽說來

孚之所感信在

感先孚之所應信在應先豈惟通于有知有覺直通

于不知不覺故曰信及豚魚也豚魚江豚无知而有

信生于澤而動于風故取以象中孚或謂吉在豚魚

或謂吉在信及豚魚者皆非也謂孚之感人如風之

感豚魚不速而自信故吉耳利涉大川兌象乘木

巽象舟虛中二柔也巽兌相通全以中虛所以成

利濟之功中虛之義甚妙巽而主一巽之見說而主一說之見皆實而非虛惟巽以中說以中則仍无巽說虛了這兩見所以利涉也 如此看來巽與說都是天理中性情何有不孚其有未孚只為一巽便有偏于巽而不中失了巽之貞一說便有偏于說而不中失了說之貞中孚而利貞一以剛中孚則孚皆天矣所謂應乎天也以天字明中正是直指人心之天中孚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杜詩江豚吹浪夜還風其

出也常在風前風未起脉先出若有以招之然脉何  
知風則有以感之其感應之際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最可觀相乎微理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也

緩寬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皆以爻位相當而成相與

山澤  
二少

震巽二長六爻剛柔皆應爻相當也艮兌西北  
與東南相對震巽西南與東北相對位相當也 風與

澤不相當然風以動澤澤以應風有默默自然孚者  
中孚之象君子以巽生之心行其允肅所以議獄以

兌說之心行其巽風故緩死其議與緩也君子之心孚于下民其獄與死也小民之心必信于君子信及

豚魚此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

其所必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

與靡同

之

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孚之義說不必有意去孚巽得乎二之中則自然

孚巽故初與三欲歸二巽不必有意來孚說得乎巽  
之中則自然孚說故四與上欲歸五吉凶之情於此  
而分初剛而非中當信從二之中者也曰虞吉虞掌山

澤之官有專守者也

山有山虞澤有澤虞鳥守初說  
澤中名虞故古以之命官

之始要守其中正之說則得吉然守甚不易說之初  
易于貞其後最難貞有他不燕之可奪焉不燕不安  
也惟有他不燕而其守不變方得虞之吉曰志未變  
也說體易變不燕之端頗多到底要虞故申明以防

之

興大過四爻  
有他吝同文

二五雖同為中孚之主二在內卦為

中心尤一卦之主鶴鳴子和亦是全卦之象巽為禽

五尊貴禽中之鶴也兌在下

柔

无異鶴之子也鶴鳴

則子和兌豈可以不孚巽五

二句只說當孚  
下二句中明之

鶴不能

不和則我有好爵豈可不同心以縻之縻者相為縻

繫謂好之无已也其曰爾則二誥初與三之詞以巽

五中正之美合卦皆當孚孚之自二始故云吾與爾

也好爵如云天爵中德人心同好之貴德孚巽德人

人中心之同願故曰中心願也

巽長兌少全  
兌皆子象

在陰者

鶴八月露降則鳴以陰氣鳴巽得兌在陰之象

本義  
以子

屬五稍未安鶴子之象不必泥玩中心願句惟鶴子  
之和根于中心故聲自乎人之慕好德如子之于鶴  
則何有不孚繫詞發揮言行  
在適而應在遠正是此意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

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匹謂初與已為匹四乃絕之  
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

之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三四兩柔切近相比似為易孚不知柔不能自孚三而說以中四而巽以中則自然孚若不以剛中只把這些說意巽意求孚如何孚得故以三視四則所得者敵也

艮曰上下敵應得敵當得者也

既謂之敵三自有三當得道

理四自有四當得道理各不相與却各自相得若以三去孚四則无主之說豈有定情所以或動于巽而鼓又或自斂于兌而罷或以憂而泣或以喜而歌

泣兌

澤象歌巽風象

總无常主何以成孚皆以三既非中又不當



相應之位也四則為望月望月者何月初生出于西  
兌月也兌月魄多于光月將望出于東巽月也巽月  
光多于魄要月之光以得日而光非月能自光則巽  
之幾望以剛中而望非四能自望所以只宜上而從  
五不宜下而比兌比兌月就  
虧之象故又曰馬匹亡三為四  
之匹指初不若指三  
于陰類更親切必絕去三之匹專一從五如此  
方无咎人之巽也以其可說而巽巽何得光絕去說  
意一味巽所當巽則巽皆中矣 同一条爻三不如

四則以三乘剛四順剛不同也

三以四為敵  
四以三為匹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非雞

登天物而欲登天信非  
所信不知變猶是也

五以剛中當正位二自然以中孚二孚則一卦成孚

曰攣如攣有膠結不解之象又有並湊聯合之象中則

又何咎上為過中之巽五可貴為鶴上非鶴也則巽

雞而已五以中故子自下和上无下為和則翰音登

天之鳴而已登天高而不下之象以此為貞其凶可知  
司晨報曉翰音報午司晨一鳴羣鳴翰音不羣鳴  
聲之不相孚者故凶 上九過躁之巽如翰音過時  
之鳴何以成孚登天之義正與在陰字相反 易中一  
字不虛  
下類  
如此鶴可以登天而鳴在陰故下必孚雞不能登天  
而上鳴故下不孚也

總 孚人者主心不定以或來或去之說求孚于人  
必不孚皆或鼓或罷者也中无實德以聲音笑貌之

自反曰... 卷八  
巽求人之孚亦必不孚皆翰音登天者也翰音身不能高而聲高似人之的然炫外者

小畜言攣如言幾望中孚再見小畜巽之始事中孚巽之終事故同履曰應乾五曰位正當中孚曰應天五亦曰位正當履兌之始事中孚兌之終事故亦同  
易中脉絡一線不差可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  
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  
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震艮了手工夫小過柔用也所以用之者剛也  
知柔之用皆剛則震艮二南之變化盡矣 過只是  
有餘二字非以偏勝而謂之過兌巽合四剛兩柔剛  
大有餘做得大事<sup>大</sup>震艮合四柔兩剛柔小有餘做  
得小事故大者有時當過小者亦有時當過其過也

如過于謙小過于遜下皆是柔道當然所以小過而亨如何得亨過而貞則當乎時而亨如何則時雖柔過仍以剛為主便得中而時若只管柔去便不中而非時此所謂貞也然柔不利遠究竟只是小事吉大事非剛不濟不可大事也 四柔爻在上兩柔與在下兩柔其情絕不同過而在下以柔居卑猶可言也過而在上以柔乘剛其不可明矣又以卦德言之艮柔止於下止則不過震柔動于上則過而過矣象以

飛鳥者鳥質柔而上飛

實无  
大用

艮為黔喙震為善鳴故

有遺音之象鳥何為宜下不宜上凡上于剛大為上  
下于剛大為下只以中孚者便見如翰音之登天身  
在下而聲在上此不宜上而過上也凡聲至而實不  
至揚詡務外皆上音也不宜孰甚焉如鳴鶴之在陰  
身可上而鳴于下此宜于下而寧下非過也凡務內  
不務名實大聲宏者皆下音也宜孰甚焉故大吉宜  
不宜之分因乘剛不乘剛之分故上則逆下則順也

柔而有餘其過未為病也有貞可利有時可行有中可得何害于柔惟夫柔本小也而欲大用之柔宜下也而欲上乘之其有餘者皆病過而過矣此象分明設可不可宜不宜兩路以待人之決擇 細看飛

鳥遺之音句不必牽屬上下文宜另看是聖人特擬一象以盡卦意與離之畜牝牛同例蓋凡是柔小之品未有不以聲音笑貌動人赫然炫耀為事者如飛鳥遺之音然若夫大德君子闇然務實聲色不露何



遺音之有不宜一句自直闡本卦正義不必粘鳥音  
如何為不宜上等語而意自在其中  
看易辭俱要圖脫  
味支  
中兩飛鳥自見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雷必發于重陰之下今艮山之上而有雷陰氣過盛  
之故所以雷山為小過然亦有當動之時動而不失  
止之道則雖動不為過君子過恭過哀過儉皆不嫌

于過則合動止之時者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

其君臣不可過也

本義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

得其分是及君而過過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 中用如此二字似覺牽纏

小過只象辭可小不可大不宜上宜下其義盡之矣

六爻總是一意惟二在下得中為得其道餘爻皆不

能盡善可見用小未易言非能用大必不能用小必

能用小方完得用大小過之時義未嘗不大也 四  
柔爻既有上下之分又有中不中之分初上俱不中  
其必不能貞可知故直以飛鳥歸之二得中在下盡  
善在二故小過之義盡發於此爻過其祖九四剛爻  
上卦祖也二不應四而應五過其祖之象謂過而不  
得相遇也然祖雖不得遇妣之位在三則正所遇也  
遇妣之道當何如一意以從剛則妣道得矣此二句  
教二當從四也二五相應五君位也君道在剛大而

六五以柔居之不及其君之象謂不及遇剛中之君也然君雖不及遇臣位在二則正所遇也遇臣之道當何如一意以順從則臣道得矣若遇臣而不得遇之道是過在臣也臣可過乎蓋有過有不及者剛大失位之故然剛大雖不過而只以柔小之道自畫此小之貞也則何咎之有不及二句教二以與五之道坤曰妻道也臣道也故此又並舉二項以畫柔小之

義

四為祖三為父二為母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句永貞象曰弗過  
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三四兩剛則主四柔者也以剛而用柔柔何患于有  
餘所以皆為弗過然三之應在上所當防者也若不  
知防而上從之則必為所戕矣戕自外來曰或春秋傳自

外曰戕傳自蓋上本逆而上乘之柔以失位之剛從之不自

止而以妄動其害可勝言乎惟其尚可防也曰凶如

何初曰不可如何无得而救治也三曰凶如何正在  
救治時也若當防而不防終亦末如之何而已四則  
震主也以剛動柔有合時行所以无咎柔雖弗過在

四則當有遇之道無心相值為遇

即姤卦  
遇字義

以剛為主

而聽柔之應則遇也若不以剛主而動于柔則非以  
我遇而因彼往也

往即  
從也

往則必屬所當戒而勿用也

勿用謂勿往勿往則可以永貞此柔矣有餘之柔終  
不可長所以遇之有道方得永貞以四剛不當尊位

之故遇不但遇五也柔在下有遇初柔之道柔在上  
有遇上六之道揔之兩剛貴以大用小不可為小所  
用此為弗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在穴陰物也

象曰

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  
已亢也

五之位則尊位也然柔而乘剛不能與剛相感應則

不可用之柔有密雲不雨之象自我西郊者震艮皆

東今過而西矣

撰亢之象

所以不成雨其病皆已上之故

必如何則雨得在下之柔則陰陽應而雨矣公弋取  
彼在穴正教以取在下之柔也震為公上為飛鳥初  
為在穴之鳥公之所取不弋在上之飛鳥而弋在穴  
之鳥則柔不上亢而下順過而弗過矣則不雨者可  
雨矣五何以弋初四初之應也然則五非從四為主  
不能得在下之柔矣曰弋曰取有用力煩難之意在



中孚四一爻兩象小過五亦一爻兩象要知兩象原  
一意相承惟馬匹亡然後月真望月惟弋在穴然後  
雲為雨雲細玩  
之方得其旨

上六愈上則愈逆雖有正應在三

已亢而上所以弗遇過之過而過矣直上飛之鳥也  
初鳥本在下只是應四而動志在上飛是自家求凶

曰以凶

自以之凶即大象  
君子以等以字

上鳥則但有上而不知下

其身已麗于凶境曰離之凶離者麗也這所麗之凶  
雖是天災其實飛之自取故謂之災青凶亦甚矣  
爻中三言遇要分明四之遇以剛遇柔之道也上之

遇柔當遇之剛也二之遇則位不得與剛遇而就所  
處之時位為遇也俱有精義 小畜密雲密則必雨  
曰尚往小過密雲密而不雨曰已上取義各別 中  
孚小過相通中孚陽鳥而大故鳴則和可以高飛小  
過陰鳥而小故鳴不過遺音高飛則凶

總 柔道无過一下初在下矣纔以向于動便凶人  
不能下止一念飛揚即凶之端也五得中矣尤必下  
弋人所處雖高不知自下終不成雲雨也三四兩剛

弗過矣必防必戒防且戒者因柔之上與亢也至于  
飛鳥之凶不必言矣然則小過之亨豈易言哉非兢  
兢乎執婦道執臣道如二未可言亨矣 坤上六龍  
戰之義盡于小過一卦 大小二過俱柔原始柔要  
終惟當本末俱柔而大者常出用事則无時非大矣  
惟當小者方過而大者不使之過則无用非大矣此  
兩過同一義也蓋時有當大當小道无大小故聖人  
大成其大小亦成其大唐虞之地平天成大也茅茨土

階小也仲尼之祖述憲章大也學禮問官小也主張  
世道宜于大克勤細行宜于小然一簣之積即丘山  
之基涓涓不已即江河之脉安見小之不歸于大哉  
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大一致崇而效卑而法  
參兩能事也易義于此至矣故上下經以二卦終焉  
畜以積累為成功故先小後大過以變通為妙用  
故先大後小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未濟坎離互交坎離即後天乾坤也故易終焉

乾坤之用惟坎離坎離之用惟交交則濟矣 濟水

火相濟也水濕火燥水寒火熱兩體不同而其實相

濟者莫如水火水非火不行故真水必生于火火非水

不養故真火必藏于水

真陰在離宮  
龍火在坎宮

水火原自相濟因

何而不濟只為一成水性便潤下一成火性便炎上上

下不相交所以要濟必須交以炎上者返而處下則  
潤下者蒸而行上自交而成濟矣人心亦然坎之險  
心體也離之明心用也原非二物但一落心體其勢  
下流漸染沉溺愈下而不得上達一發為心明其勢  
上驚炫耀驕亢愈上而不肯下照如何得交所以要  
濟必使離之外見也下而返照坎之內伏也出而上  
行則交而濟矣此為既濟也既盡水火濟則陰陽和坎  
離濟則性情方得中和所以濟有亨道然濟之所以

成全在離明一來是濟之亨亨于離中柔小故曰小者亨也蓋惟明常內朗則心體自正心體得正則剛柔之用皆得其正何利如之何貞如之故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由此言之可見濟處全是人心自下自小自以明破暗若一息不明便不成濟即使暫明而不時時明亦終不成濟所以初易吉終易亂蓋惟常濟則常貞而不亂若一或不濟便是亂故曰終止則亂亂則窮矣然則欲其无亂必先无止人非有惺惺不

息之明體烏能无止乎 以亨小言濟其義至微人  
皆知心體廣大不知惟心小乃成廣大蓋小至虛至  
明之體也九五大也六二小也小得其小則大得其  
大如此剛柔自相濟所以得正得當位這心體何嘗  
有始易終難只怕人自家有始无終故彖傳發明終  
止則亂不止何亂止與不止顧人之自力何如耳

水滅火甚易以火濟水甚難險滅明甚易以明濟險  
甚難故設終亂之戒雖然明暗无常體也纔見以為



明則即明成險矣纔知其難明則即險成明矣故既濟之功必不可无既濟之見必不可有惟常知有初吉終亂者在此一念也即真明之體而既所以常濟者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則水為升騰變化之水火為抑制降伏之火既濟之象然則使非既濟水火上下違行矣皆患也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既濟之患无形思而後知

可患既濟之防未然豫而後為善防故思患則无患  
豫防則无防不然患至而不可防思亦无如何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初

謹戒如是  
无咎之道

坎離相濟然惟以離濟坎也坎濟而離亦濟故爻中  
取濟水為象用力在內三爻外三爻言濟之候而已  
初濟之始曳輪涉水之輪也曳者控制之義車之行  
以輪然非有人力以制馭之則未免有覆轍之虞况

當涉險之際惟有曳輪之妙則雖有濡尾之險亦可  
以濟矣獸之渡必揭尾水遠則濡尾以初視上坎險  
遠水大故至于濡尾然從初能曳雖遠可濟故濡而  
无咎文勢一直下味小象  
文可見離之所貴雖在柔中非麗  
兩剛亦不能濟初剛故曳輪能事繫于初 曳輪之  
象其旨最微程子曰人心如翻車輪之義也又曰人  
須是以心使心方得曳輪之義也心機輾轉无晷刻之  
停非控制有道馳之騫之惟其所之險何由出所以

不可不曳也何以曳之曰天理而已操于當機惟此  
法持于未然亦惟此法故既未二卦同曰曳輪焉知曳  
輪方可幾御天妙用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

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  
之愆也

二柔中當位與五正應有君夫人之象茀夫人車飾

詩曰翟芾以朝最可貴者也

九三在二  
前芾象

只因坎四在

上離明一時未易通故有喪芾之象然中順在二九五自來相通通則喪者得矣故不必逐也七日離七數夫明與暗相通不易剛明亦有時難用象喪芾以中自守將自通以明求通未必通所以勿逐乃得也小亨之道盡于六二 三則全以剛用且近坎險以明祛暗三當其任故以高宗伐鬼方象之鬼方至幽至險之地克之甚不易故曰三年克之憊也正應上

六乃濡首小人必不可泥故又戒以勿用蓋暗非到底明徹之盡終不成濟所以必不可用初與三當剛而用剛二當柔而用柔皆得剛柔之正故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四坎柔未能出險繻衣襟濕衣曰袽

所以繻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似繫

夫

濟險而至于初其衣可无戒乎終日戒无一息可忘  
戒也象曰有所疑坎體多疑既疑上險之難出又疑  
下明之難于濟也惟能戒則何不濟矣五剛中一  
卦之主至五而水火濟則柔中之用盡歸剛中只以  
剛中用而已此所謂時也東隣西隣離位東以坎視  
之則東隣坎位西以離視之則西隣離以丈勝二以  
柔麗剛无異殺牛離中北牛以舉盛禮坎以實勝五居中  
无異禴祭而誠有餘夫祭與其誠不足而禮有餘不

若禮不足而誠有餘此東隣不如西隣之受福也以  
剛中受福剛大之吉故曰吉大來先有二之柔中可  
以濟坎故象云柔得中然必有五之剛中濟之剛柔  
纔永貞故曰吉大來至于剛大來則不惟初吉而終  
亦无亂矣以坎五即乾五之天德也

本義九五居尊  
而時已過不如

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以六二為  
時不合大來守且謂五過時亦无據

上險之極終不

易濟故有濡首之厲濡尾猶可濟濡首則必不能濟  
矣以既濟之終宜若險可出矣猶有濡首之危者可



見險有一步未脫則全身之陷溺無難不曰將濟矣  
而无妨濡首也故末路難防善後可畏君子戒謹沒  
身無止法彖曰終止則亂正此之謂也 東隣不如  
西隣之時何以謂之時蓋離二以明破險是火候未  
到之時時未到用力煩難雖費力多而未必能感通  
故未見其受益坎五剛中得明以濟是火候既到之  
時時既到不煩費力而自能感无不通故雖舉一念  
可以享神可以受福然不有用明之難而不能得誠

之易東隣殺牛博學詳說工夫西隣禴祭反約之妙境也 乾上坤下以交而成泰離上坎下以交而成濟濟即泰體也泰二一爻上而九五則為濟矣故泰曰大來既濟之五曰吉大來以此一剛為主

總 內爻用屯用喪用伐以明去險不遺餘力非百倍之功不濟也外爻用戒用誠返險為明无過敬謹非始終如一不濟也然濡首之厲尤嚴于終爻蓋險无終窮濟後之險无異濟前之險故又繼之以未濟

馬 中庸自明誠謂教既濟自明而誠之學故至五  
方得實受其福明至此而誠也全從人力斡旋造化  
由教以復性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汔幾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  
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離上坎下一南一北此不易之定體水火交而濟濟  
則水上火下離北坎南通身翻轉俱成變化然離下

交矣下者能常在下乎其炎上之體自若也坎上行  
矣上者能常在上乎其潤下之性自若也是變化之  
中有不可變者在也則濟之中其未濟者仍在也故  
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惟濟之後猶然未濟則所以  
濟之道到底无止法明可以照險矣而明之難下  
降自若險可以明破矣而險之難上出自若易不于  
未濟之後言濟惟于既濟之後言未然後知心體中  
變變化化還是不變不化雖不變不化却必要變變

化化循環相禪曾无終窮故序卦曰物不可窮也受之以未濟終焉非觀未濟烏知道理无窮工夫亦无窮必常未也然後可以常濟常濟則庶幾乎乾之不息矣此六十四卦終于一未文王不已心法也未濟坎一在下離九在上天地始終之運備于此卦陰陽互藏之妙見于此卦所以名之為未者只是坎一纔有始離九方有終坎險未歷到離明終未成濟所以人生眼界光明易開心體伏根難換終身只在未

字局中然雖未濟而天明天誠此體具足故原有亨  
道蓋就離在上言六五一柔是人心虛中之明本无  
可加亦无可損得中之柔也豈因既濟而通因未濟  
而暗所以身但就坎在下言坎中一剛却陷于下不  
容易便透得出象小狐然汔幾也可以濟却不敢濟  
中可以出却未能出這都是起疑端自生畏縮所以  
濡其尾而无攸利也蓋濟之難難在有終如小狐之  
不敢前安望有終于後必不能繼之道故曰不續終

也非坎之出中真有終之難續也剛而能奮何險不出就是渾身陷入正好透底上出何畏于濡尾特人自怯自懦自成其小狐所以不續終謂之不續可見人自不續也若論坎離二德有何不可濟剛居二柔居五雖不當尊卑之位而却兩相應應則應則柔來從剛便明得其明剛上應明便險出于險上下交而成濟只在一念展轉間又豈有不續終之患哉聖人于亨中指其續終之難則濟之甚不易于難中又指

出剛柔應則濟之原无難分明示人一條善濟之路  
既濟坎在上曰終止則亂未濟坎在下又曰不續  
終蓋前路明末路暗終是未明故既濟防其終也若  
前路暗後來安得明到底是暗故未濟先慮其終于  
始如何方得有終坎一盡歸離九則全身摩盪一過  
自始至終透體通明纔是有終此之謂大明終始以  
離明終則乾道之變化有終

坎剛上交離  
却好完乾象

故象傳不

續終非難于續未濟之終要續三百八十四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因坎在下未交于離窮而未通謂之窮  
三陽失位于義未盡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

子觀象而審辨之

水火不交未濟象慎辨物辨其性也水下火上之性  
慎居方止其所也離南坎北之方惟辨物知水火之  
性必不同惟居方知水火之居必不可以不濟挽回  
未濟全在一慎辨其物性然後得其所以居之方乾

坤亦物也天尊地卑亦居方也惟地必上而從天惟  
水必上而交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由此而生  
烏可以不慎一不慎而未濟者終无以濟矣故君子  
于未濟知終身戒慎无止法 思患豫防君子不以  
既為既慎辨物居方君子不以未為未二五在中環  
應无窮尤聖人立象以示人之妙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既濟未濟原是一體初在下皆尾也既濟之初剛雖濡猶可以濟故无咎未濟之初柔即象中小狐濡則不能濟故吝蓋既初明體即始可以見終則可以濟未初坎疑從初狐疑將何以濟象曰不知極即極至之極天下事有個至極之理知其極則可以造其域而終濟初之柔暗不足以語此故云不知極也

二剛中所以能曳輪既初曳輪將濟而曳已可以不

濡未二曳輪則當險中能曳其必出險無疑矣所以  
貞吉坎以上行為正二曳足以行故曰中以行正而

不進之說與  
行正似不合

三乘剛之柔險之難出皆在于三故獨言未濟此極  
不相得之爻曰位未當未濟而征征安得不凶既要  
濟如何又不可征蓋濟有濟之道不求其道漫然而  
征所以凶也濟之道何在三之險在內內險未涉如  
何外征故利涉大川先涉得自家險關自然通行

得天下此未濟之濟法也凡易中涉大川皆有涉之  
具在非空為責難之詞未濟之貴慎正于此爻初以  
濟二為極而濡則不知極三以涉二為利而征則失  
其利蓋心德在坎中濟不濟皆在此耳故濟險之道无  
過曳輪妙法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  
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

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四即既濟之三也柔中所麗用明去暗得力在此爻且居上卦尤得其位故貞吉又悔亡成伐鬼方之功謂之震用者既濟之險在上為暗之首故曰克曰僦見能勝之難未濟之險在初為暗之底非從兜根震動不能徹底光明故曰震用曰三年有賞見成功之難

如有虞之格三苗格其心震用也如此險方濟坎中  
上行故曰志行

五得位得中明至此為大明貞吉又无悔无悔則不  
但悔可亡而已文明之德在上曰君子之光合天下  
皆在光被中曰有孚象中暉字正釋有孚光之所及  
為暉君子明其德而天下盡明其德更无一幽險不  
照徹所謂有孚吉也貞吉吉在君子孚吉吉在一卦

上九要終之明明至此有終矣心體中有一絲一線

險意未盡不能有此徹首徹尾之明到此所謂誠  
明合一心之險非險也日用飲食式飲庶幾者也有  
孚飲酒之象蓋心體光明圓滿已是正性命保太和  
境界然非曰到此便可以无防也倘一念自生得意  
自起逸豫即此便是暗端仍復是不續終也如飲酒  
者至和樂中却有醉可虞一醉濡首之病仍在向之  
有孚者盡失其是矣故曰飲酒濡首有孚失是明暗  
原无定體是便明不是便非明到底有一著失其是



便到底暗根未拔聖人看來還是沒頭未出此險也  
危矣象曰不知節以節字闡明是字更覺分明道理  
至當處天然有節限在畧過此便為失是失是則終  
于未濟而已

飲酒濡首其義最可味人未醉時胸中本自了了纔  
一分過量不覺昏瞶莫能自主人心明與暗之界无  
不皆然纔一毫過其當然之度便漸入眩惑无所不至  
皆由不知節也聖人以此示人何等做切是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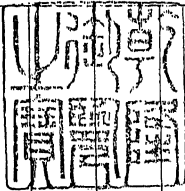
字時也節之一字中也常知是不可失節不可昧這便是真明所以君子要終只見个未乃所以要終成其濟也微矣

總 未濟象辭頗危爻辭頗善僅于初爻有吝二曰貞吉三曰利涉四曰貞吉悔亡五曰貞吉无悔上曰有孚无咎皆從一未字中得力來

乾坤既列首經六坎未濟還以坎終蓋乾易以知險不知險非乾學故未濟之輪不曳乘龍御天虛談也

未濟之光輝不孚大明終始虛談也未濟之飲酒不  
孚雲行雨施虛談也而未防濡首尤為緊嚴人終身  
不免濡首一局首出庶物豈可望乎蓋惟坎險无終  
窮故乾健无止法惕乎其惕懼以終始此為易上旨也  
易首乾象以龍終未濟象以狐人而不能雲行雨施雖  
幻化神奇狐而非龍也次坤象以馬小過象以鳥人而  
不能行地无疆雖高飛遠翔鳥而非馬也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皆人參天兩地之用變而為妖狐猶而為

飛鳥則人之自取焉耳



周易像象述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像象述卷九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錄監生臣孔廣平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像象述卷九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

方謂事情所向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

首章直闡易道之源天地人三才總是一件所謂易

明 吳桂森 撰

者如此乾坤易之門故只提乾坤作主吉凶變化二句要另看有貴賤剛柔自然有吉凶然吉凶雖不同却各各成一箇道理此所謂變化變化言其多也

十六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言者皆易只是乾坤天地便

是乾坤大法象

天地者乾坤之郭廓乾坤者天地之德性

天地之體有兩

天地之用則一是之謂易故就其分而兩者言之天尊地卑尊則貴卑則賤其位不同天動地靜動為剛靜為柔其行不同惟其不同所以高與貴動與剛自

為類卑與賤靜與柔自為類以類聚也然貴不可混  
賤剛不可同柔以羣分也類聚羣分則吉凶自此而  
生何以故若貴賤當其位剛柔合其宜則得而吉矣  
或貴賤易位剛柔錯行則失而凶矣

後繫剛柔離居而吉凶可見矣

蓋有類有物自然便有吉凶此吉凶是氣化不齊生  
成之吉凶吉凶之等千萬不同却各各成一箇生性  
便各各具一箇道理如在天成象象中有吉有凶

李

雜計象之凶

在地成形形中有吉有凶

虎狼蛇龜鳥

都是



天地二氣變化所出故變化見矣此變化是萬有不測生物之變化然變變化化雖千萬無窮算來不出乾坤兩者故下文說剛柔相摩至成男成女一段乾坤兩者又合之是一理故又說乾知坤作至末段其一者所謂易簡之理而天地人三才一源者也是故二字緊承

吉凶變化可見者也所以處吉凶成變化之道不可見者也所謂易也如何是處吉凶之道如當趨避則

趨吉避凶道也當順受則吉凶順受道也如何是成  
變化之道如貴賤不妨易位而貴常主乎賤賤常承  
乎貴剛柔不妨迭用而剛常先乎柔柔常後乎剛變  
變化化不窮之道也 位以其有常而一定言斷以

其截然而分辨言二字一例看

非六位之位

位根定字說

斷根常字說成象成形可分屬看亦可合一看凡物  
先有象成于天後有形成于地故曰成象之謂乾效

法之謂坤

天官書凡世間有此物  
无不天上先有此宿者

方謂方所凡貴賤

剛柔之類各有一定之方所在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

成物

知猶主也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跡也

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

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于內故可久有功則

鯨于外  
故才大

剛柔相摩乾坤變化而有六子也八卦相盪八卦變化而有六十四也剛摩柔而成震艮則有雷霆柔摩剛而成巽兌則有風雨剛柔中交而成坎離則有日月寒暑一摩一盪乾道變化而成三男坤道變化而成三女男道女道又相摩盪而千變萬化至于不可紀極然要其本只是乾與坤兩者之往來乾道坤道又豈是截然兩物乾便資始坤便資生乾是始萬物

底大主宰坤是去做成萬物底所以一感一應此唱  
彼和變變化化生生而不窮然其所以變化者都是  
自然而然而何嘗假一毫造作添一毫氣力其知是自  
然之知曰易知其能是自然之能曰簡能本來至易  
至簡所以易知易從所以有親有功所以可久可大  
所以成賢人德業天下道理更有出于此者否故曰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得了易簡方成變化成變化  
方是乾坤各得其道這等天地人纔成天地人故曰

成位乎其中矣

朱子曰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  
無盪是圓旋圓轉推盪將出來

成男震坎艮三男也成女巽離兌三女也人一身備

男道女道要時時摩盪便成變化何為成位若無

聖人天地只是虛設有盡人道底人天方成天道地

方成地道三才方纔位故曰成位譬如一所大廈無

了主人只是虛設必有人馬主之方成箇宅子故曰

成位乎其中以人者天地之心也所以有人方成天

地孫聞斯先生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起首提出

綱常大分文王作周易專為綱常以服事殷到底是  
天尊地卑如此方得天地位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  
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毀與息正是尊卑  
倒置也若只是說易中乾坤卦位定此語幾贅矣

右第一章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而人魚體之也

首章只重吉凶變化二句故下章緊接曰明吉凶  
曰生變化十二章文氣原一貫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相對而悔

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

夜之象也

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

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

三極天地人之至理

承上章推類聚羣分而吉凶生故伏羲設卦文周觀

象見得剛柔雜居其情有愛有惡有相得不相得

後之

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一一繫之辭焉而吉凶于此明矣惟成象

成形而變化見故聖人知得剛柔兩者迭運乘除有



无窮妙用只在推移間而變化于此生矣何為相推  
剛纔過就推出柔來為用柔纔過就推出剛來為用  
即盪字之意也是故辭中所言吉凶是剛柔大相懸  
絕得與失全分之象所言悔吝是自古趨凶自凶趨  
吉得失介于幾微教人知憂虞之衆憂虞言憂而虞  
之二字一意所謂變化不過是一進一退之象進而  
剛少不得要退退而柔少不得要進所謂剛柔便是  
晝夜之象晝即夜之明夜即晝之暗剛必因柔柔必

因剛原元兩截即晝夜之代乘也這些吉凶悔吝進退推移之理皆具在卦爻中一定而不動者也而適當時位所值何爻所行何事此所謂六爻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正要在此處定吉凶此處成變化此一動也適合乎天道之當然地道之當然人道之當然這是易之動故曰三極之道也蓋動而適當其時則剛柔俱妙進退俱宜此天地人合一處道理至極處故謂之三極云凡三百八十四爻俱有三極之道

只要人適當其動而動爾 吉凶已分為得失將分  
為悔吝爻象中不惟言吉凶且併悔吝言之明明示  
人轉移之路故下章云憂悔吝者存乎介此觀象玩  
辭之法也剛柔進退雖若兩端要知晝夜相因原是  
一理惟知到合一處方纔進退无不合時故後章云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觀變玩占之法也下文相承  
說去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也易之序謂卦爻所著  
事理當然之次第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

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明吉凶生變化故君子安身立命惟易之序是安  
君子悅心研慮惟易之辭是玩靜而居則觀象玩辭  
吉凶悔吝之故使了然无不明動而變則觀變玩占  
剛柔相推之妙惟因時為變化如此以動動皆三極  
之道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何為自天祐之成位乎  
中則人之動即天也 易之序曰事理當然如乾先

坤後有序男唱女隨有序大小貴賤有序觀其變觀其相推之介也易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須要介得分明玩其占研求吉凶由來之故也凡易中占字皆占其所由來非預占禍福之謂居而安是心之所安居則觀象是平居无事時二居字有辨

右第二章

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重在六爻之動一句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

貴賤者存乎位齊齊大小者存乎卦辯辯吉凶者存乎辭齊

定也小謂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介謂辨

陰大謂陽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震動也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

指其所之

承上章來要觀象玩辭只觀彖辭彖者言乎象者也

要觀變玩占只觀爻辭爻者言乎變者也如彖爻中

吉凶以言得失悔吝以言小疵无咎以善人之補過

然聖人言吉凶言悔吝又總為示人補過之道蓋吉

凶不可避悔吝不可免吉凶處得其道則雖凶而无

咎

如過涉  
減頂

悔吝處得其道則俱可自凶趨吉

如下文  
震无咎

是故就象中論之貴賤有等貴宜居高賤宜居卑其  
位分明列開大小有分大宜統小小宜承大卦理原  
自齊一其吉凶之數大約凶中有吉吉中有凶必得  
聖人之辭一一指明故吉凶非辭莫辨也夫吉凶之  
辨雖有分途而其趨繫于悔吝悔吝之機雖若分趨  
而其端始于一介介者幾微之際將動未動之時于

此致其憂則但有自凶趨吉必无自吉趨凶所謂補過之道正在此將動時補此所以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也由辨辭而知憂由知憂而能悔由悔而善補如此以動動皆自天祐之矣故知彖爻之辭不同聖人无非指人一條有吉无凶

吉凶蓋其道則俱謂

吉之路故曰各指其所之辭有險易者大凡吉是易路其辭易使人趨于平易凶是險路其辭險使人知其險阻憂與悔正從知險中來也 聖人從吉凶上



推出介字推出憂字悔字又推出震字愈密愈精人所難者是天理念頭震動此念一震自然恐懼修省方纔有醒頭而知悔知悔方可以審介而補過故知爻象中所繫之辭无非聳動人這點天理念頭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三章

釋卦爻辭  
之通例

通上三章一意相承首章言易道之大變化无窮

次章言變化之道在動時此章言善動之道只在  
无咎而歸于一憂然則吉凶之故原在一念轉移  
間此所謂易簡之理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彌如彌縫之彌有終  
竟聯合之意綸有選

擇條理  
之意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天文則有晝夜  
上下地理則有

南北  
高深

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窮理  
之事

前言吉凶變化皆言兩故化此章言其變化有箇所

以然者所謂一故神惟知其一則兩在不測而神通  
章以知幽明句為主何謂幽明之故剛柔者晝夜之  
象也晝明夜幽凡物自无向有皆晝而出明之道自  
有向无皆夜而入幽之道大而天地小而一物无不  
然此豈物自為幽明其主之者有故知其故方通晝  
夜為一一則神 首章曰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  
中如何天地以人而成位只為易道與天地準準則  
也卦爻未晝理在天地卦爻既晝天地之理具在卦

爻中原是一箇準則一線不差故曰易與天地準惟  
是一箇理所以易便能彌綸天地之道彌者彌縫之  
无有罅隙大无不包也綸者條理之極其分明細无  
不析也何以能彌縫天地之道凡在天成象皆天之  
文如風雨雷霆日月寒暑是在地成形皆地之理如百昌萬物生長收藏是這  
都是天道地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惟把易理一看  
便見得這天道之一往一來地道之一出一入忽然  
自无向有而為明又忽焉自有向无而為幽都有箇

自然之主宰在焉此幽明之故可知也知得幽明之

故

重故字

則知物之造端而托始者在此其歸根而復

命者在此原其始之自來反其終之由往則生生死  
死皆有箇來歷而死生之說可知矣知得幽明之故  
則知精氣為物不能自物有為之來而伸者游魂為  
變不能自變有為之反而歸者其物而變變而又物  
皆一段實理屈伸而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看來天地  
之化育便是這幽明之故知幽明之故豈不能彌綸

天地之道乎 精氣陰陽二物也游魂陰陽之變也  
然精氣豈是妄合游魂豈是幻變究到所以然都有  
箇實理不可揜處如此方知鬼神之情狀知死生也  
知鬼神也俱在知幽明中所以又說二項只為彌綸  
天地之道須在曲成萬物上見故非知死生知鬼神  
不足以盡人物之性也 人生氣聚而為物魂往而  
為變然其聚也只是氣聚不過一塊然之物其往也  
只是冥往謂之不靈之魂惟知得幽明之故其為物

也方是成始成終之物故云精氣精氣則非形骸之  
氣也其為魂也方是知變知化之魂故曰游魂游魂  
則非冥行之魂也不知至此終知不得鬼神情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聖

人盡性  
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  
也天地之化无窮

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于中  
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

易與天地不是兩箇易是不可見之天地天地是可見之易却好一樣謂之相似惟易是一定之理斯天地之化育自不能違此句申明易與天地準也知周乎萬物至不流申明彌綸天地之道也惟能參贊化育而萬物得所見其彌綸天地蓋知得幽明之故則其知足以周遍萬物而知之无不明其道足以利濟天下而處之无不當舉天下之大无一物出其外而過者是其大无不包此所謂彌也其周知博濟處又



曲暢旁通物各當其則无有一處旁溢而至于流  
者是其細无不該此所謂綸也盖天道地道不過一  
幽明之故通徹至此所以覆物則如天有樂天之度  
量而消息盈虛自然之天命无不照徹豈有一物不  
在光照中者所以不憂也

樂天即孟子樂天保天下之謂知命即中庸知化育

之知知足以成物故不憂非就一己能安天命則无憂懼之謂所以載物則如地得

隨地之安居而含弘光大无不孕育豈有一物不在  
利濟中者所以能愛也如此其高明配天博厚配地

天地之化必待若人裁成有以範圍之而不過其高明覆物博厚載物萬有之物必待若人而育有以曲成之而不遺所以能如此只是一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所以能始萬物而終萬物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兩在不測不見有方所可迹而妙于不可知一理循環不見有形體可名而禪于不自己此之謂神此之謂易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人到真知常不昧真是兩儀在手萬化生心與造化為徒神无方易无

體是倒句猶言无方而神无體而易也 知幽明之

故與通晝夜而知正相首尾一篇命脈在二句天地

不能于幽明之外起化故能範圍定了天地之化而

不至于過與道濟天下謂天地无過化也知不能周

道不能濟如何同得天地惟聖人與天地相似所以

不至于過也 通晝夜而知則凡始終生死屈伸往

來俱通于一通于一故兩在不測而神陰陽不測一

部易只是這一句

右第四章

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言聖人成位乎中之

事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

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

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上言通晝夜之道而知所謂道者何在故此章緊承

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部易只此一句便說盡陰陽

兩件有方其一處无方識得其所以一者

相禪不己是一

善

也是他性也是他仁智也是他特在人知與不知耳  
日用不知正與通晝夜而知兩知字相應 造化无  
過是陰陽這箇陰了又陽陽了又陰中間不息處互  
根互藏相禪相代者是何物有不變不滅者在也只  
看古今之往來天地之闔闢以至近而一事一物曾  
出得這理否所以謂之道說善原不出這箇其相繼  
處便是善也說性原不出這箇其一成處便是性也  
何以言之這一陰一陽都是一團天機活潑物自生自

萌所以循環不已是其相繼處正萬化從出之源所謂元者善之長不謂之善而何這一陰一陽萬有所由受成成一物便具一物之理是其成之者真萬殊而各有分定所謂物物各具之理是也不謂之性而何言善于性之前者善是天地生機屬元屬顯仁人物生之本性是人物所受之生理屬貞屬藏用稟賦一定之命看到此方知性善根源无善不成性善者統體之太極性者物物之太極一也若論繼善豈惟人得之

而本善物得之而亦善若論成性有剛柔氣稟直是萬品不齊然雖稟不一而性則一得其純者為中和固是定理得其偏者為駁雜亦有定理不害其善也所貴于人者在知得此善此性故仁者于行處得力便知這道安身立命利濟天下之本所以見之而謂之仁智者于明處得力便知這道公溥並照固知萬物之用所以見之而謂之智開了仁智兩見便知道原須臾不離一日不知便是顛蒙元覺之百姓自家

昧了善迷了性所以曰君子之道鮮矣 成之者句

要分明即成象成形成字就他相繼處說這一陰一

陽是發育端倪便是善就已成物處說這一陰一陽

是賦畀定理便是性善言一陰一陽即是性非謂性

由一陰一陽而成

中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發明繼之者善也誠者自成不誠无物發

明誠之者性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發明仁知二見也薛文清曰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說

善性皆以理言貼道字說

顯諸仁藏諸用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織之妙 鼓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

而無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此陰陽妙道正是非兩非一變化无端只看天地間這些形形色色當其發育流行時何等顯而散見然顯者即是一元生理原自渾淪无二顯諸仁也當其收斂歸伏時何等藏而不見然藏中都含无窮變化其實萬有具足藏諸用也顯即顯其藏之仁藏即藏其顯之用這道理現前充滿人人可知惟有日用

不知之百姓于是聖人不得不假象爻以參贊造化  
設卦繫辭爻象象把元善至理一一呈露出來是  
聖人底顯諸仁一象一爻之中具有千變萬化无窮  
妙用俱含藏在內是聖人底藏諸用此皆聖人一段  
憂百姓之心所為也如此看來造化之顯而可見者  
只鼓得萬物之出機必有聖人之發育萬物者然後  
實實顯者皆仁造化之藏而不見者只鼓得萬物之  
入機必有聖人之歸根性命者然後實實藏者皆用

是造化之鼓萬物其功用猶不得與聖人同憂則聖人之德業豈不至盛至大矣乎何者日用不知之百姓造化无如之何惟有聖人之鼓動而人人得以繼善成性此聖人之德所以日新而業所以日富也

孫聞斯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先贊天地以極贊聖人也

如時以盛德大業歸造化終未安

按聖人所以裁

成輔相天地者全為這段憂世之心不能已此天地

非聖人不能成位也

中庸費而隱章微之顯章正發明顯仁藏用之義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

見者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

曰兩在故不測

所謂一陰一陽只在生生而已但說一陰一陽只見相禪的意思惟說生生見得陰陽往來處都是於穆不已天命流行易而不易其妙无窮玩生生二字纔與善字性字親切分明所以乾坤之名亦非另設只因他生生不窮處見得无象之中忽然成起象來此

是何也乃知其中有箇主太始者故名曰乾又因他生生不窮處纔有象便自有承順底呈效許多法出

來此是何也

就主法乾說意亦同

乃知有箇做成物者故名曰

坤有乾坤便有竒耦陰陽之數數中俱有所以然至理直究極其數參伍錯綜一一知其由來這叫做占有乾坤便有往來變化直通其變成象成爻一一措之事業這叫做事知占通變則顯而藏藏而顯无非陰陽未嘗倚于陰陽生生不測此所謂神也

不測即中庸之

生物不測惟其兩在元方自然生生不已下文廣生大生正不測之謂

天地間一有始

便有象已後變化盡在成象中如草木之枝葉花果皆在一粒種中人事作為結束皆在一念發端中已後許多作用皆依象中呈效出來此成象效法之謂也 易盡于一陰一陽句一陰一陽盡于生生二字味繼善成性纔識生生之旨易道陰陽簡冊卜筮云乎哉

### 右第五章

言道之體用不外陰陽其所  
以然者未嘗倚于陰陽也

合上帝是一篇易彌綸天地只是一生生生便

神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不禦言无蓋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首章言乾坤易簡其德業可久可大故此章發明易

之廣大原来只是易簡蓋易之陰陽不測而其為物

不貳故也不貳故生物不測而廣生大生焉就其生

之發動流行處言謂之遠遠則愈出愈有而至于不

可窮遠不禦也就其生生之當體而存處言謂之邇  
邇則物物皆具有箇寂然不動者一定而未嘗移靜  
而正也這箇生生之理不但上際天下蟠地天地中  
間无一處无一物不具足故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  
矣 朱子曰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  
措置隨處皆各足无所欠缺只觀之人身便見 按

靜是變化之本原只不動正是變化无窮各自端正

薛文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六畫之上生生而不窮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體而理无不具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

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

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極其大生只是一箇靜專動直不出一陰一陽所

以為易坤極其廣生只是一箇靜翕動闢不出一陰

一陽所以為簡乾竒而獨故靜則專一動則直遂坤

耦而兩故靜則翕籠動則闢開乾動坤靜又各無言

之者乾坤交是動不交是靜也乾大生物无不覆坤

廣生物无不載故配天地一動一靜自相推遷成化

故配四時

此流行之用也

其動靜相因處自然幽明代謝故

配日月

此對待之體也

然天地有所以大四時有所以行日

月有所以明都有箇至極之理在謂之至德得了易

簡便是得了至善此所以配至德配至德所謂與天

地合德與四時合序與日月合明也此為成位乎中

至德即一極字易簡而曰善正見得一陰一陽有箇

天然妙處此所云繼之者善也 人无時不廣生大

生真知發處是乾良能去做是坤兩者相流行是四

時知能並列是日月中間却有箇至當不動的是至

德也歸重末句

右第六章 明乾坤生生之功本于易簡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  
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

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存存謂存而  
又存不已之

也意

承上章至德二字故曰易其至矣乎天尊地卑而乾  
坤定聖人知則效天不厭其崇方極得高明而有了  
天道禮則法地不厭其卑方成得博厚而有了地道  
崇效卑法天地方成位就聖人身  
上說天地天地位方有易可  
行蓋天地尊卑之理不設易何從起所以有崇有卑  
方易行乎其中這知崇禮卑道理原是性中天成生  
來便存只是人自虧自斂了便不能存其存惟崇效

卑法方得存其存存存則自成妙用千變萬化俱從

性而出所謂道義之門也

中庸時措之宜

窮理則知崇不出

一易知惟易知是无上之知故德以之崇循理則禮

卑不出一簡能惟簡能是曲當之禮故業以之廣朱

子曰禮卑便會廣高則狹了又曰地卑是兩脚踏地

從貼底謹細處做將去此語最有味離卑法言崇效

是无了貼地工夫雖欲效天地安得設位便是乾

坤息也乾坤毀安得成性惟有崇有卑便成性存存

上章明善字此章明性字

中庸溫故知新是崇效  
天敦厚崇禮是界法地

右第七章

合上章一篇道義之門即是大生廣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會謂理之所聚而  
不可遺處通謂理

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  
牛會則其旋而通則其虛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

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易中文象都是天地間自然變化有一樣變化有一樣義所謂物宜也聖人惟見得天下之賾所以形容得物宜真故雖賾而不可厭惡也變化雖多有箇一定不可易之典禮在即書經五典五禮也聖人惟見得天下之動所以會得大通之道行得典禮其辨吉凶處最分明故雖言其動而不可雜亂也人不成文象只為不成變化要成變化必須擬言議動要擬言

議動无如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已下七爻其法也  
擬言議動易所謂占言動成變化易所謂變從首章  
說變化字到此方結明

朱子曰會是依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  
窒礙必于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方可行耳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

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斷金如蘭

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同人九五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

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

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三 謙九

亢龍有

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

九 乾上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

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九 節初

子曰作易者其

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

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

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

寇至盜之招也

解六  
三

引七爻以為擬議之例雖各舉一事意則相貫中孚  
言行之感通同人貴言行之同心大過教之以慎謙  
教之以虛乾上則不能下之反不節則不能慎之反  
解之致寇則不相應不相同之反皆擬議要訣擬  
議首中孚者鳴鶴爻辭全在一中孚中則自孚自應  
君子擬議正要審中也合得中方是至善而天下應  
之矣解爻上慢下暴全失了擬議之道便一步不能

通與首段正相反負者物貴而我賤故為小人之事  
乘者我貴而物賤故為君子之事觀慢藏誨盜一語  
則知言動間深衷隱匿都无所用其巧觀冶容誨淫  
一語則知言動間文致粉飾都无所藏其偽

右第八章

言卦爻  
之用

言易中文象皆示人變化之

門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在本

第十  
之首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相得謂一  
與二三與

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

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本在大衍之後依

程子曰宜在此按五位相得就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位中上看更分明

上章言擬議以成變化然則從何擬議聖人揲著求

卦正是要人占象占爻以知所擬議也故結之曰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天地變化只是二

氣五行

如一陽水六陰水餘倣此

其數則見于河圖故天地之數

皆五而總于五十有五河圖之五十五數之體也而  
用寓于其中矣故變化于此而成鬼神于此而行无  
不具足此數之中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焉耳下  
文正教人成變化行鬼神之事 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一句該河圖无窮妙理一六水二七火等就是天  
之十干水北火南等就是地之十二支如此一往來  
交錯天地間生生化化何者不從此出故曰成變化  
天地間吉凶禍福何者不從此起故曰行鬼神盖有

相得與合便有不相得與不合下繫說遠近相取又說不相得則凶即指此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數之用也所謂變化之門神而明之之事也五十之中又以四十九為用一為體體藏于用也其用四十有九是天然定數蓋卦體方數用

少陰是八故八八六十四卦著體圓數用少陽是七

故七七四十九策又不特此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極是一兩儀一奇二耦是三  
四象太陽一少陽二少陰三太陰四

是十八卦乾一兌二離三至坤八是  
三十六共合來恰好是四十九數也橫來直去无非

四十九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  
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

分二掛一  
揲四歸奇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三變成爻十  
八變成六爻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卦

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顯道神

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

助神化之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何為大衍衍而三十六則為乾策衍而二十四則為

坤策衍而二百十六則為乾卦衍而一百四十四則

為坤卦以至衍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六十四卦

全皆衍也天地之數五十五何以止衍五十蓋五者

數之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皆有方位便各一其性  
各一其用五无方位无所不含无所不成故惟五可  
衍兩其五則為十十其五則為五十論語五十以學  
易正是大衍之學以之成變化行鬼神故可以无大  
過知大衍之學則四營十八變皆吾自然之營與變  
也三百有六十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吾自具之策  
數也人只當身自驗貌言視聽思五事也日夜運用  
何時不可營肅人哲謀聖五德也隨人具足何處不

成變周身中萬其毛竅一晝夜萬其呼吸何數不完  
具只是人不知行耳于此引伸觸類而長天地之體  
即吾體天地之用即吾用變化自成鬼神自行故曰  
天下之能事畢矣成變化故道于此顯行鬼神故德  
行于此神可以應萬感而无不通故可與酬酢可以  
贊化育而通神明故可與祐神此皆大衍之變化故  
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伏羲神明作用  
不但見于畫卦尤妙于揲著不觀四營十八變安知

成變化行鬼神能事成變化便與造化做得賓主故  
云酬酢行鬼神便與造化助得功用故云祐神 當  
期之日則四時運行之理无不備當萬物之數則萬  
物並育之理无不備四營十八變皆參求此理之妙  
法得其理道自顯德行自神矣引伸謂舒展只管引  
而展開去也觸類謂以類相觸而通如乾為君為父  
為金以類推開去也學易全要引伸觸類何為神之  
所為朱子曰德行是人做的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

這不是人硬恁他做都是神之所為也須知得是天

理合如此

孫聞斯曰八卦而小成只是八卦引伸觸類便是六十四卦不必推廣到四千九十

六卦其曰十八變凡九變分而為二便是兩變也按六十四卦又推而三百八十四爻道理自无窮

右第九章

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

言聖人用易之法

下三章贊易之妙

易有聖人之道四馬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

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是

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  
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參者  
三數

之也伍者五數之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  
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皆謂揲著求卦之

市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惟象變辭占俱是至道所以不可不尚尚則得聖人  
之變化故曰有聖人之道四馬爻象中之辭都是示

人吉凶悔吝之門人一出言便尚這箇轉移禍福至理纔與世道人心有用所以聖人之言可畏惟其言皆闖進退存亡大窾繫以此而言謂之尚辭這便是擬而言六爻變動不是用意可變到那時位自然一樣道理出來不期變而變人有動待動而成過方纔思改便不成變化惟到那時節便見得道理已改換只循理自然成變此謂尚易之變這便是議而動凡成一件事有形可見者皆曰器易中先有至極之理

見而成象

成象為乾

方有這件用形而成器人有一事成

用必先象其至理此之謂尚象卜筮不必揲著灼龜  
然後為占有一疑未決一理未明只把易中吉凶悔  
吝之理一占一度便自分明此之謂尚占所以君子  
有心占卜筮之占聖人為凡民設非君子所尚 遂  
知來物非術數家知未來之謂吉凶之感俱有由來  
之故惟問之于易可以知其所由來之物這是理之  
極精微處故為天下之至精通其變從一剛一柔交



錯而變遂成六十四樣文章極其數以乾九坤六之數四營十八變遂定六十四樣物宜之象這是理之極變化處故為天下之至變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而所以應乎感者未嘗不具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所以不動者未嘗不寂這是理之極神妙處故為天下之至神只通得天下之感未足言神惟通天下之故從源頭透徹自然變化不禦所以為至神 參伍以

變

朱子言  
之極詳

參參天也伍參天又兩地也凡變无不從

三五先天乾後天居西北進三退五也先天坤後天居西南進五退三也這是自然定理所以十五日節氣一換月以十五而盈虧皆三五也錯是一橫一直如絲之有經有緯綜是一上一下即寇之時上時下參伍錯綜是所謂大衍之法聖人神明妙用全在于

此按朱子參三數之伍五數之俱就揲著說  
看來是畫卦之變錯綜則揲著數法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馬者此之謂也

惟天下之至精則遠近幽深一一知所由來這是究  
極到至深處正是人心寂然不動根宗所以通得天  
下之志惟天下之至變于萬感萬應之理一一研求  
出幾來這是識了動中之時宜所以成得天下之務  
惟天下之至神則寂感之間有箇不測妙用使天下  
利用出入无所不通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這都是  
聖人之能事俱從象變辭占中來故申之曰易有聖

人之道四焉

右第十章

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贊易道之神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從首章說到上章易成變化行鬼神不出深也幾也神也而所為神者却有一箇寂然不動之主說到此處天下之理至矣盡矣此外更無餘矣易之開物成

務冒天下之道也只是這些子故曰如斯而已者也  
斯字全指寂然不動之理說即下文太極是也聖人  
之心惟其寂然不動故謂之洗心洗者潔淨精微之  
極通篇以此句為主著卦爻皆本諸此乾坤法象變  
化妙用立成器利出入无非此也聖人不過因著龜  
以顯出此理耳寂然之理即是易簡 開物 即理 是  
開通了人心吉凶之實理成務是成就了天下轉凶  
為吉之事開物成務便該盡了天下之道三句見易

道如此其大然總不出一箇至極之理聖人得此理故能通天下之志即開物也能定天下之業即成務也通志則志不惑成務則事不惑故能斷天下之疑合三句見其冒天下之道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

者夫

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

元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承上易總不出斯理所以易有著極圓而神就是此理之圓融流轉處易有卦極方以知就是此理之畫一有定處易有爻其義變易以貢就是此理之變動而顯明處此理渾然全具于人心只不明易便不明吉凶未免憧憧往來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而藏藏而密宛乎寂然不動之本體故能吉凶與民同患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神而无不通者只以知故之由來

所謂著之圓而神此也其知之有定在者足以藏其  
用之往所謂卦之方以知此也若非聰明睿知神武  
不殺其孰能與于此哉通志定業見其聰明睿知斷

天下之疑見其神武不殺也

洗心本義  
以見成說

退藏謂退

而深藏密者不睹不聞之地總是狀聖人心體寂然  
處洗心二字玩之極有深味知來者吉凶由來之故  
藏往則千變萬化之用皆于此藏蓋來者言本來往  
者言應用此易中往來通義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

明于天道以前

民用

察于民故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

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聖人明得此理已是通徹了三才一致之極是以天道變化聖人能明之民生吉凶之故聖人能察之此理原人人可知但天下多日用不知之百姓所以聖

人不得不興神物以前民用何為前民用民昧于吉  
凶之故便不知利用之道故假著龜以先之蓋非著  
龜无以通造化而顯神明之用則无以起天下齋戒  
之誠故聖人興神物正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也吉  
凶之故原在人心只昏蔽便自昧了一知敬懼便自  
開明故聖人以神物生其齋戒這是聖人鼓舞天下  
之妙用其實此理何嘗一人可離又何人一日不相  
出入故說闔戶一段見得最切最近開眼便見舉足

便履聖人與凡民一毫元二也乾坤便是戶闔闢便是變往來便是通可見便是象有形便是器聖人修而制之便為法百姓共而由之便是神極其變化極其神妙原來不出這些理所謂如斯而已是也 人心一齋戒便清明而通得鬼神聖人興神物全為通人這些清明之氣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未形而有見謂之象因象而成形謂之器以日用不知之百姓而亦能利用出入所以見其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可見圓神方知易賁者有象之易也有箇所以然者无象之易也无象之易斯理是也寂然不動者也所謂太極也无此理便无所謂易有太極便有易自然變化自然生生凡夫儀也象也卦也吉凶大業也一有俱有而開物成務无非此而已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著龜

亶亶猶勉勉也  
疑則怠決故勉

是故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  
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  
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說到太極天地間更元他道只是這箇理天地便是  
此理大法象四時之變通此理之變通日月之懸象

著明此理之著明此理得之于已則為日新之德而  
至可貴在是此理措之于事則為富有之業而至可  
富在是天下之崇高孰加于此故莫大乎富貴全具  
此理者聖人故聖以之為天下利全顯此理者著龜  
神物故能定吉凶成亶亶蓋合德天地合序四時合  
明日月而備富貴之全者在聖人乃聖人所為與民  
同患以參兩天地節宣四時運行日月備極其崇高  
之德業者尤在于著龜故聖人之大大于著龜之用

也是故易非聖人有所作為于其間也不過因天地而則之效之象之聖人特因其自然示以象繫以辭定以吉凶焉爾由此觀之易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太極之外更何事哉故曰如斯而已者也 圓神方知易以貢故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即極深研幾之謂也闔闢變通出入利用故能成天下之亶亶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亶亶者吉凶明則趨向自不能已所謂鼓之舞之是也 通篇大旨言易開物成

務總自聖心出易之圓神方知即聖心之神知也若此者易不過一太極聖心即太極故天地四時日月富貴之理无不備于聖人而聖人妙用盡在于蒼龜所以有示有告有斷皆聖人效法天地而為之此易所以冒天下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言卜筮

此章推明易之本源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上章說聖人制易之原此章則說人當體易能體易則人而天矣所謂自天祐之也大有以離明順天理故自天祐之繫于終爻蓋離中一柔又虛又明所以為順為信順便得天助信便得人助人到虛明之極自然步步都務實踐只向真誠行故謂之履信自然念念都從天理只依小心去故謂之思乎順這點虛明原是極可尊可貴底能以虛明為尚故曰又以尚

賢如此有不自天祐之者乎易明吉凶天道本來无  
不吉履信思順尚賢純走了吉路便全是天道故自  
天祐之然非大有之剛健文明何以得此故易必待  
其人必待德行下文則正言其人也 中庸曰自  
誠明自明誠天道本誠而明人道所以合天只有自  
明而求誠一路此大有自天祐之為入易之門明在  
天上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  
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說到自天祐方謂之真易這纔是得聖人之意故以  
書言觀易則聖人之意幾于不可見不知聖人之意  
即在卦象爻辭之中聖人之象辭即盡變通鼓舞之  
道其能得與不得是在人焉爾得之則書言即意也  
不得之則聖人之意終不盡于書言也 情偽即當  
不當也六十四卦鋪設便有相得不相得吉凶悔吝

全于此分聖人示人之意即于此可見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

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所包蓄者猶衣之

著也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

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

書之所言盡于乾坤乾坤便是易之精蘊乾坤成列

易就立于其中假使无乾坤如何有易假使非易乾

坤之不毀者何故故乾坤亦幾乎息矣然則乾坤即可見可象之易易即不可見不可象之乾坤以其形而上謂之道以其形而下謂之器其實道即器器即道原无兩件化裁之變變于此推行之通通于此措之事業事業定于此形上不離形下形下即是形上書言未嘗非意意未嘗非書言也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要見得易的即是乾坤形上形下緊根此句

說

與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語意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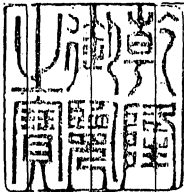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是故聖人立象設卦足以極天下之賾然是象焉而已聖人因爻繫辭足以鼓天下之動然是言焉而已

其化裁之變推行之通所謂意者未嘗不寓于象爻也神而明之必待乎其所謂其人必待乎默成之德行蓋德行默成則動即成變通身即成象爻又何聖人之意不可盡見乎其德行何如履信思順尚賢是已先曰謂之變謂之通言變通之道爻象中所自有又曰存乎變存乎通則必得其人為之變通云爾前第二章說觀象玩辭方得自天祐之此章說自天祐之方謂之神明易道語意正相首尾十二章原

一貫

右第十二章 上言易本于太極此言有其德行  
方是易惟以德行論易易不可一日離已三章一  
意





周易像象述卷九